

黎辛 斯绍彤○著

# 延安时期 毛泽东 的文艺理论与实践

中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#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 理论与实践

黎辛 新绍形 著

中

大众文艺出版社  
·北京·

## 第二编 毛泽东的诗书艺术

### 第一章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

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诗人。他站在巨人时代的顶峰，以其崇高的理想，伟大的胸怀，纯真的情趣，宽阔的视野，谱写了一个时代的史诗，气势磅礴，感人至深，不愧为当代中国诗史中的“泰山北斗”。现根据我们的体会，从以下三个方面，对他的诗词艺术作些论述。

#### 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征

古今中外，凡称得起是诗词艺术的，都具有审美特征；凡称得起是诗家或词家的，都有各自独特

的审美特征。毛泽东是诗词家中最著名的一家，毫无疑问，他的诗词是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的。现据我们的体会，概述几点：

### 一、独特的崇高境界

毛泽东创作的诗词，绝大多数显示了崇高的境界。但他的崇高境界，与其他诗词人的崇高境界是不同的。

一般诗词所体现的崇高，给人的感受是惊奇、恐惧和悲愤，而毛泽东的崇高诗，很少有这种特征，往往是给人震撼、敬仰和豪迈。

历史上写山的诗词，都把山描绘成崇高的形象，但是诗人在崇高的山面前，却表现出畏难退缩之情。

毛泽东写山的《十六字令》，是从一首民谣中演化而来。民谣说：“上有骷髅山，下有八宝山，离天三尺三”，山势是非常险峻的，毛泽东的《十六字令》，是“快马加鞭”，一直向前，“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”。表现出了红军不被强敌所屈服的豪迈气概。这种豪迈的气概，不是令人恐惧和悲愤，而是令人震撼和敬仰。

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描绘了山的崇高形象，而且也描绘了主人公——他、红军和人民的越是艰险越

向前的崇高形象。在长征期间，毛泽东率领红军北上抗日，一年之内走过 11 个省，行程两万五千里，登过无数又高又险的山，可是在他的笔下，山永远挡不住革命者的去路，山越高，劲越足，山越险，精神越抖擞：

漫天皆白，雪里行军情更迫。头上高山，风卷红旗过大关。

——《减字木兰花·广昌路上》

这首词，诗人把漫天白雪、头上高山与红军战士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行军图景融为一体，山越高，红军战士的信心越足，这是多么崇高的画面。

山，倒海翻江卷巨澜。奔腾急，万马战犹酣。

——《十六字令》一首

毛泽东这一首词中描绘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。这群山，象江海卷起的巨大波涛，滚滚向前，这是多么险峻的图景呀！但是红军战士却不感其险，“奔腾急，万马战犹酣”。山，崇高；红军战士更崇高，读此词，令人产生无限敬仰之情。

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

——《七律·长征》

这是一首壮丽的革命史诗。诗人以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，艺术地再现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的战斗历程。我们仅引此诗的首句是想说明山与人的关系。长征经历了万水千山，而红军战士却不怕山高路远，更不惧雪山草地。诗人只用了一个“闲”字，就把红军战士的崇高形象勾画了出来。面对崇高的红军形象，我们不是恐惧、悲痛，而是敬佩和向往。

以上三例，足可以证明，毛泽东的诗词，所刻画的崇高境界，是独特的，它给人的感受也是独特的。

## 二、独特的审美意象

意象是作者的意（情、志）与客观形象的融合。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范畴。它的象不是纯客观的形象，而是主观意化了的形象，它的意也不是纯主观的心态，而是象化了的意；它们的关系是以意画象，以象显意。历史上，凡具有艺术性的诗词，都有自己的意象。但由于诗人所创造的

意象不同，中国古诗词被分为两派：豪放派和婉约派。毛泽东的诗词观是以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作指导的。对古诗词的派别，总是持分析的态度，因此，他从不固守在哪一派上。他说这两个词派“各有兴会，应当兼读。读婉约派久了，厌倦了，要改读豪放派。豪放派读久了，又厌倦了，应该改读婉约派”。至于说到他自己的兴趣。他说：“偏于豪放，不废婉约”。

公木先生以毛泽东这两句话为线索，追索了毛泽东读诗词的兴趣。他说，毛泽东偏于豪放，表现在对苏轼、张元千、岳飞、陆游、辛弃疾诸家的广涉博览、手书背诵、引用唱和、解读宣讲；甚至于董老逝世（1975年4月），悲痛得断食断饮，沉默不语，却整整放了一整天张元千《贺新郎》的录音，时而躺下听，时而用手击拍，还把原词“更南浦，送君去”，改为“君且去，休回顾”，以寄哀思，以悼亡支。

他不废婉约，这表现在他对柳永词、李清照词都亦酷爱。不但对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中的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曾多次摩挲，留有点点圈圈的手迹，而且对柳永的慢调《望海潮·东南形势》，曾用五页白纸手书背诵，首尾连贯，一气呵成。

公木先生分析，毛泽东偏于豪放，是倾向于敢于抗争的个性的。在他的审美情趣上，对中庸的情致是不屑一顾的，对那些“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”的诗教，视为须待冲决的“词章之网罗”。从此情趣出发，毛泽东很喜欢刘禹锡诗词。刘长期处于政治逆境中，在愤慨忧伤的情绪下，写了一些讽刺诗，一再被贬，而仍不屈。他第一次被贬时，只有23岁。十年后被召回京城，写了一首著名的《玄都观桃花》，其中有句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”。这首诗讽刺了新的权贵，引起“执政不悦”，再度被贬。14年后诗人又被召回，写下《再游玄都观》，他不顾政治上的一再遭受的打击，仍用嘲讽的口吻写道：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郎又重来。”表现了政治上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。毛泽东很喜欢这两首诗，曾经背诵过，挥毫手书过。他在一本《唐诗别裁》中，于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，用红笔画个大圈，又用黑笔画一条粗重线。在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一诗中，用红黑两色加圈点，复于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一联句旁用红色画上重线，且对原注解所说：“沉舟二语，见人事不齐，造化亦无如之何。悟得此旨，终身无不平之心矣”，打上黑线，并批注说：“此种解释是错误的。”意谓诗中虽自比为“沉舟”、

“病树”，而“千帆过”、“万木春”，暗示个人的沉滞算不了什么，世界还是向前发展的。这种看法纠正了原注语对诗的形象意义的歪曲，否定了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，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。<sup>①</sup>

诗人的豪放与婉约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所创造的意象表现出来。毛泽东虽然偏于豪放，但他通过意象所表现出来的豪放，是与众不同的。他的豪放，除了与恶势力、旧世界抗争外，还表现在雄伟的气势、不屈的性格、创世的雄心和无畏的精神上。这些在他所创造的意象中都可以见到，我们仅列举几点：

他写景融进了宽大的胸怀，显得非常雄浑壮阔，如：

东方欲晓，莫道君行早。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会昌城外高峰，颠连直接东溟。

战士指看南粤，更加郁郁葱葱。

——《清平乐·会昌》

<sup>①</sup> 张贻玖编：《毛泽东评点、圈阅的〈中国古典诗词〉序言》。

这首词创作于 1943 年夏。此时的中国，国内斗争和民族矛盾日趋激烈，中国革命再次跌入低潮。然而毛泽东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，对革命的现实和前景抱以满腔的热情和冷静的思索，所以他所描绘的会昌风景，是非常壮阔清美的。7月 23 日凌晨，毛泽东由黄坊登上了会昌城外的高峰嵒山。青山四周袅绕着清爽的雾霭，东方初显的晨曦，触动了诗人的情怀，将东方初晓的自然形象与诗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揉在一起，创造了宏阔壮美的意象：“会昌城外高峰，颠连直接东溟。战士指看南粤，更加郁郁葱葱。”

他写人，也是威武、高大的。他写彭德怀“横刀立马”；他写罗荣桓“当年草上飞”，是多么逼真，多么威武。他把对这两位将军的情揉到了诗作中，为人类创造了最伟大的将军形象。

他藉着梅花写的自己，一反陆游的消沉的心态，表现了他为人民奉献自己的博大胸怀。

仅此三例，足以说明，他所创造的意象是独特的、壮美的。

### 三、毛泽东的诗词是革命历史的画卷

毛泽东诗词中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，他有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，

有不断革命的坚强意志，他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历史，观察社会，所以他能站在历史的高度，时代的高度，人生的高度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言前人之所未言，构成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卷，形象地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，成功地塑造了为救国救民而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群体，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。现分几个时期简述如下：

青年时期。毛泽东的诗作主要是抒发他“改造中国，改造世界”的胸怀。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，主要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。这期间，他经历了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、南北军阀和直皖军阀的混战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逼迫中国签订21条亡国条约等重大事件。毛泽东亲自目睹了旧政府的腐败、屈辱和各派军阀在英、美、日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大搞地方割据，不断发起混战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由此激起了他“改造中国，改造世界”的雄伟胸怀。此时期，他写了两篇诗作，其中一篇五古主要是悼亡他一师的同学易昌陶；另一篇七古《送纵宇一郎东行》，借送罗章龙等去日本，抒发了他的气度与胸怀。

全诗分三层，前四句为一层，前两句是点明送行的时间和地点，但诗人却横览山河：

云开衡岳积阴止，天马凤凰春树里。

### 第三、四句纵观历史，联系当今：

年少峥嵘屈贾才，山川奇气曾钟此。

在那“云开衡岳”、久雨初霁的日子里，为他的挚友送行，希望他沿着屈原、贾谊的足迹，为理想而奋斗。

总观这四句诗，给人一种感觉：青年毛泽东横览山河，纵观历史，如登高临深，俯视万物，迸发出一种气吞千古、囊括乾坤的气势，令人叹服。

从第五句起，专写期望和抱负。作者希望远行者“鲲鹏击浪从兹始”；“丈夫何事足萦怀，要将宇宙看梯米。沧海横流安足虑，世界纷纭何足理”。格调高昂，气势雄伟。最后提出：“名世于今五百年，诸公碌碌皆余子”。孟子说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。而今掌权诸公，都碌碌无为，皆系余子，天降大任，舍我其谁！从心中抒发出他“改造中国，改造世界”的宏愿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毛泽东的诗词主要表现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的信心。

1921年至1927年，即从共产党建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，毛泽东有三篇诗作，都集中在抒发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心上。

1923年作的《贺新郎·别友》既是写夫妻爱情，又写革命的豪情，今天因革命需要而夫妻分离，但他相信万恶的旧社会，一定如昆仑崩塌，被台风扫尽，到那时，他们将“重比翼，和云翥”。诗人把爱情与革命融于一体，使全词既有脉脉的深情，又有昂扬的革命宣言。

1925年，毛泽东写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诗人提出国家的前途、人民的命运，“谁主沉浮？”他把当年的万户侯，视为粪土。掌握国家命运、关心人民疾苦的，应该是“到中流击水”的人。

1927年，毛泽东填词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陈独秀的主持下，面临失败的危险，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，毛泽东被剥夺了在会上的表决权，心情是苍凉的。他登上黄鹤楼旧址，俯视长江，眺望南北，心潮翻滚。他感到革命形势非常严峻，他发出“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”的凄凉；但是面对滚滚江流，他又深信尽管革命事业有时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，终究会如滔滔长江，滚滚向前。“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”，一

个“醉”字，点明了诗人在革命的低潮中的万千思绪和百折不回的决心。

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，毛泽东的诗词，主要表现的是革命的赞歌。这一时期毛泽东共写了20首诗词，表现得多是赞扬革命的胜利。再分细点，略可分为三类：

一类是歌颂红军群体的胜利。这种歌颂，用《长征》中的前两句，可以做出总体的概括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

一类是歌颂红军将领的。这种歌颂可以以给彭德怀同志的《六言诗》为代表：“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”。

一类是歌颂知识分子赴延安参加革命的。这一类以给丁玲同志的《临江仙》为代表：“昨日文小姐，今日武将军”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毛泽东的诗词所弹奏的是革命的进军曲。它可以用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中的两句概括：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毛泽东的诗词涉及的方面很多，但他心中的主旋律是描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伟蓝图。这个蓝图，可以用《七律·到韶山》中的两句进行概括：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

月换新天”。怎样实现这个蓝图，可以用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中的两句进行概括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。怎样实现他个人的作用，可以用《卜算了·咏梅》中的几句进行概括：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。

从我们勾画的轮廓来看，毛泽东的诗词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画卷，已见端倪。革命的历史是美的，反映革命历史的画卷更美。

#### 四、毛泽东诗词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

毛泽东提出，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是“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”。毛泽东将自己的理论付之艺术实践，在他的诗词中实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。我们以《七律·和郭沫若同志》为例：

一从大地起风雷，  
便有精生白骨堆。  
僧是愚氓犹可训，  
妖为鬼蜮必成灾。  
金猴奋起千钧棒，  
玉宇澄清万里埃。  
今日欢呼孙大圣，

只缘妖雾又重来。

诗中所含的政治内容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其反修的政治内容反映在诗的艺术中，却不见任何抽象的语言，更不见任何政治概念，它完全消融在完美的艺术形式中。这个完美的艺术形式完全是由许多的艺术形象构成的。毛泽东说，有比较才能鉴别。我们把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所作的一首七律引来作一比较。

人妖颠倒是非淆，  
对敌慈悲对友刁。  
咒念金箍闻万遍，  
精逃白骨累三遭。  
千刀万剐唐僧肉，  
一拔何惜大圣毛。  
教育及时堪赞赏，  
猪犹智慧胜愚曹。

郭老诗的内容，不过是骂了唐僧一顿，而且骂唐僧的内容直接表现在艺术形式上，千刀万剐唐僧肉，是概念式的口号。由此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认为，毛泽东的诗词已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

的艺术形式的统一。柳亚子先生对毛泽东的诗词也作了很高的评价：“推翻历史三千载，自铸雄奇瑰丽词”。这是如实如理的。

##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艺术的本质

中国古代诗论中，对于诗词的本质先后有三个说法：

最早的说法是“诗言志”。它出自《尚书·尧典》，指出诗歌是用来表达襟怀抱负的。朱自清在《诗言志辨》中指出，它是古代诗论的“开山的纲领”。到西晋时，陆机提出了“诗缘情”，从此，“诗言志”与“诗缘情”成为两个对立的学派。再到后来，诗人又根据自己创作经验，提出“情志一也”之说，这样就在古代诗论中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深的。

毛泽东是辩证唯物主义者，对古代诗论总是取批判地扬弃态度。他同意诗言志，也同意诗缘情，他用他的创作经验，将情与志融于诗词之中，创立了新的情志统一说。

大家都熟悉毛泽东曾两次手书“诗言志”。第一次是1945年9月在重庆谈判期间，应诗人徐迟的要求题写的；第二次是1957年应《诗刊》社之